

奧地利學派經濟理論的一個學習架構*

黃春興 清華大學經濟學系（台灣新竹）

2005/08/15 Email: cs1101@seed.net.tw

由於缺欠好的教科書，奧地利學派自 1970 年代復甦之後的成長相當有限。本文提出一個該學派經濟理論之學習架構，從基本核心概念到研究議題，讓初學者利用網路上相關網站提供的資源自行建立一套完備的學習教材。

1. 前言

嚮往奧地利學派（Austrian School，以下簡稱「奧派」）經濟理論的初學者都遭遇一項難題，就是缺欠好的學習教材。¹ 該學派的知名學者大都鑽研理論數十年，也遍讀經典，他們在體會理論的龐博精湛之後，往往就失去為初學者編寫學習教材的興致。後進學者只能從一般性的經濟思想史教材去窺視內容。這些教材偏重於不同學說的介紹與比較，很容易誤導初學者以為是在百貨公司挑選商品，專挑包裝美麗、外觀誘人的商品，諸如提倡社會正義、福利國家、永續發展等字眼的學說，並在這些光鮮亮麗的字眼下失去判斷力和批判精神。若不滿意這類介紹性教材的初學者，便只有自行摸索，或從百科全書的條目去架構大綱，或從大師的巨著去理解理論的精隨。² 這樣的摸索工作必須持續數年，初學者才可能對奧派理論獲得較正確和全盤的認識。這種情況對於奧派的發展是相當的不利。

* 本文為作者參加「第一屆華人哈耶克學術研討會」（2005 年 8 月 26-27 日，北京）報告的論文。

¹ 奧派經濟理論是有一些教科書，如 Taylor(1980)、O'Driscoll and Rizzo (1985)、Skousen (1990) 和 Ebeling (2000) 等，即使是 Vaughn (1994) 也可以視為一本教科書。但和新古典經濟學教科書相比，這些教材顯然不是為初學者所編寫的。

² 奧派經濟理論的百科全書，如 Boettke (1994) 和 Barry (2005)。

自 1970 年代的復甦算起，奧派 30 年來的發展相當地緩慢，遠遠落後於同時期興起的公共選擇學派，也不及稍晚興起的新制度學派。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缺欠好的學習教材。好的學習教材在機能上不僅便利初學者迅速掌握該學派的核心概念和分析架構，也能快速引導他們尋找議題進行研究。一個學派必須保有源源不絕的新血和持續更新的理論，才可能在競爭的環境中求得生存和發展。

奧派之所以未出現好的學習教材，除了上述提到的「理論龐博精湛」外，我認為還有兩個時代性原因。首先，在奧派復甦前長達 25 年的低潮期，由於當時經濟學界未能理解該學派在「社會主義計算之辯論」(Calculation Debate) 的論點，導致他們失去在當時理論上的主導地位，也讓隨後興起的凱因斯理論、福利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派先後佔據大學講堂。失望之餘，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和哈耶克 (Friedrich A. Hayek) 一方面轉而向廣大的社會科學學界說明社會主義帶來的危險，一方面集中心力於學派理念的奠基工作。也因此，他們並未像 John S. Mill 或 Alfred Marshall 一樣去撰寫好的學習教材。³ 其次，奧派復甦時巧逢社會主義的全盛期，也就忙批判計畫經濟和平反先師們在大辯論中被誤解之理論。更遺憾地，分別師承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新生代學者在這過程中出現裂痕，彼此的嚴厲批評讓該學派再度失去編寫一套好的學習教科書的機會。

自東歐國家脫離社會主義和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對計畫經濟普遍失去信心，轉而期待五十年前即預言社會主義不可行的奧派經濟理論。從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不僅要經濟上的改革開放，也要政治組織與法律制度上的變革。在這個渴望全面重建的時代，奧派經濟理論能提供的不僅是自由經濟運作過程的理論，而是一套包括價值論、交易論、貨幣論、成長論、政府論及社會演進論的完整體系。⁴ 相對於上段兩

³ 譬如 Mises (1949) 和 Hayek (1944, 1960) 都屬於這類的奠基工作。

⁴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的 *Austrian Student Guide*，除了經濟學之外，還包括以下的社會科學領域之項目：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The Mixed Economy,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xation: The Frederick L. Maier Archive, Cor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Political Philosophy, Property, History, Law, Anarchy, State Theory, Intellectual History, Religion and Politics, Austrian Methodology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Strategy, Sociology,

個時期，當前對奧派教科書的需求是更為迫切。

編寫一本教科書需要豐富與札實的知識，更需長期的時間。但因需求的迫切，本文擬提出一個可以幫助初學者自行學習的架構。⁵ 我希望這個架構能具有前面提到的兩項基本要求，讓初學者能迅速掌握核心概念和快速尋找研究議題。有了本文提供的學習架構，初學者可以從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網站提供的*Austrian Student Guide* 或其他奧派學者所建立的網站找到相關的文章，給這架構鋪上枝葉。⁶ 當然，彼此之間可能架構出略有差異的學習教材，無妨，這是任何學派內部都常有的變異性。

在上述目的下，本文結構安排如下。除本節的前言外，第二節將先簡述奧派經濟理論寬廣的研究範圍，然後在第三節陳述三個核心概念：企業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主觀主義 (subjectivism)、市場過程 (market process)。接著，第四節將為初學者提出一套學習架構，涵蓋奧派廣泛的研究範圍。第五節和第六節則提供初學者在入門之後的專業議題，前者討論景氣波動、社會計算、知識經濟學等狹義的經濟理論，後者討論政府理論和文明理論等廣義經濟理論。對於奧派當前發展中的理論和值得發展的理論，也將在第七節中討論。第八節是本文結論。

2. 經濟理論的研究範圍

由於奧派獨具體系上的完整性，作為核心基礎之經濟理論在廣度上也就超越一般學派。文章之初，我們先討論這個廣闊的研究領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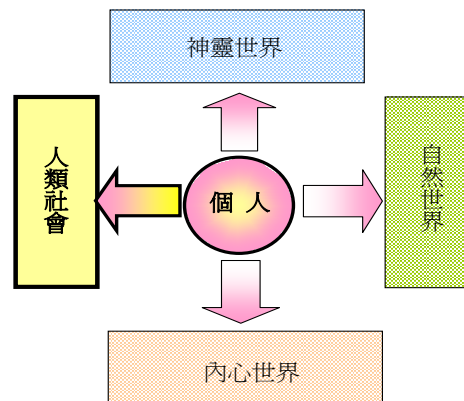
個人在生活上面臨的問題可概括為四，如圖一所標示的神靈世界、內心世界、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奧派經濟理論主要的探討領域在人類社會，但也討論到另三個範疇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 Medicine,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 War and Foreign Policy 。

⁵ 這個架構和干學平、黃春興、易憲榮 (1986) 一書相近，惟該書是以經濟學原理教材為導向，其內容並不專注在奧派經濟理論。

⁶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的 *Austrian Study Guide* 網址為：<http://www.mises.org/studyguide.aspx>。

中與個人行動有關的問題。對於人類社會，奧派經濟理論關心的是個人如何利用資源和知識去提升他的生活，以及如何形成新的制度和組織去便利個人理想的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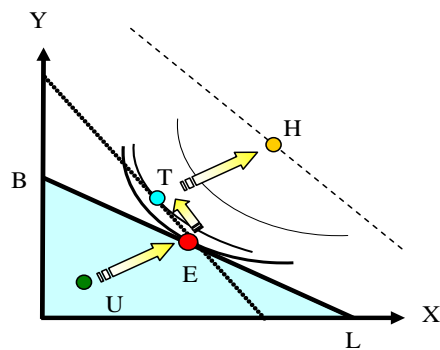


圖一 個人生活的四個世界

爲了教學上的方便，當前流行的經濟學教科書被拆解成 microeconomics (個體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和 macroeconomics (總體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兩部分。奧派經濟理論也可以類似地分成兩部份的教學教材：第一部分可稱爲「個人行動」(human act)，探討包括選擇在內的個人行動及其效果；第二部分可稱爲「文化演進」(cultural evolution)，探討包括經濟成長與憲政發展在內的文明演進過程。和新古典學派一樣，奧派經濟理論也接受經濟人公設 (homoeconomicus) 和方法論個人主義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前者主張從經濟理性的假設去分析人的普遍性行爲，而後者主張從個人的選擇與行動去理解社會的形成與文明的發展。整個地說，個人的選擇範圍受到外在環境與制度的限制，但個人不是只做被動式的選擇，也包括改變外在環境與制度的行動。在改變過程中，他若能吸引大眾的參與和模仿，就可能成功地改變外在環境與制度，從而改變個人原來的選擇範圍。

個人行動部分的內容可分成三個分析層次。第一爲生產效率 (productive efficiency) 分析，探討個人在已知的自然法則下如何善加利用已擁有的資源。在這層次，我們假設個人只是一位被要求去生產既定目標的工程師。他需要的生產因素和生產技術都已經取得，其任務只在降低生產成本。這裡的生產成本是指生產費用，因爲所有的生產因素和

生產技術的使用價格都標列清楚。當然，這層次也包括多種商品的生產。只要各種商品的市場價格都已知，生產效率就等同於利潤極大化。只要生產技術能夠公式化，這層次的問題便可以利用數學規劃或作業研究來解決。如圖二所示，這層次探討的問題是：如何從給定的 U 點去尋找適當的技術以達成生產預定目標的 E 點。



圖二 個人的選擇與行動

第二為邊際效用 (marginal utility) 分析，探討個人在他的偏好下如何選擇生產目標及生產方式。這層次是新古典經濟理論教科書最普遍的經濟分析，如圖二，通常就是以一組無異曲線來代表個人的偏好，然後再從生產可能範圍中挑出「最適」的 E 點。在這裡，我們假設第一層次的問題已經解決，也就是個人有能力在生產效率方面實現他的最適選擇點，如從 U 點到 E 點。

然而，即使在新古典學派的教科書中，我們也看到如圖二中經過 E 點的虛線預算線，那表示：當對手國出現而願意以虛線的交易條件和我國進行交易時，我國的消費選擇點就可以經由貿易而由 E 點提升到更高效用的 T 點。「對外貿易」是一項新的經濟制度，它擴大了個人的選擇範圍。再進一步言，不論是 E 點或 T 點都不是令人滿意的點，因為個人還期待更高效用的 H 點。新古典經濟理論雖然強調個人在預算限制下的選擇，仍不忘記他也可以利用對外貿易的新制度去擴大選擇範圍。既然知道 H 點的存在，個人就會設法去實現，就像利用對外貿易制度去實現 T 點。奧派經濟理論認為經濟人不只做選擇，也會尋找尚未知道的制度與知識，不斷地將限制線往右上方推上去，直到他期待

中最美好的生活點能夠實現。這第三層次為制度演進 (institution evolution) 分析，是奧派經濟理論在廣度上超越新古典學派之處。

人類社會之外的自然世界、神靈世界和內心世界並不是經濟理論的專業領域。譬如自然世界裡的結構和法則是自然科學家與生物科學家的專屬研究領域；然而，個人在面對自然世界時，也會關心如何利用這些自然資源來實現他的生活理想。在面對神靈世界時，個人除了想知道「生命來自何方」、「死後將歸返何處」、「現世福祉和未來命運是否操控在神靈和其法則之下」外，更希望有能力去影響神靈或其法則的運作，去改變他的現世福祉和未來命運，或保證死後能前往美好的極樂世界。在科學和宗教的演進過程中，每一次的創新都是出於個人對現有環境和制度的不滿，也是出於個人追求更美好生活的結果。

內心世界包括個人對生命價值及生活意義的探索，其問題在知識分工上也不屬於經濟理論。內心世界的研究成果提供個人許多不同的價值評估標準，讓個人在進入市場之前先選擇其一。但當個人進入市場而必需參與其中的競爭時，其行為是否依舊會遵循原先選定的標準？譬如在一個強調禁慾的社會，過低的物質需求會限制市場規模的成長和生產的專業化，終而造就一個能實現禁慾的貧窮社會；但禁慾行為的形成未必來自內心世界的選擇，也可能是來自於外在的強制力，其影響甚至遠大於個人的選擇。再者，新古典教科書中對於廠商行為的利潤極大化假設，是否可能在宗教的勸戒下失去意義？譬如傳統教科書假設追逐利潤極大化是廠商的行為假設，但我們也知道社會上另有聲音要求廠商負起社會責任。肩負社會責任必將增加廠商的營運成本，這不利於他們在市場競爭。於是，不追逐利潤的廠商將因失去利潤和持續性的投資能力而連續虧損，最後不得不退出市場。所以，從奧派理論言，追逐利潤極大化並不是廠商的行為選擇，而是市場競爭下所呈現的行為規則。

3. 三個核心概念

在陳述研究領域之後，本節接著說明奧派的核心概念。每個學派都有共同的核心概念，雖然他們對核心的解釋也存在變異性。⁷ 奧派的三個核心概念可簡單地稱為企業家精神、主觀主義、市場過程。

(1) 企業家精神⁸

和新古典經濟理論同樣是接受經濟人公設：「個人的選擇行為符合經濟理性」，也就是滿足一般所稱的完整性和遞移性。不過，奧派的經濟人公設還多出了兩特徵：

1. 當個人不滿足預算限制下的選擇行為時，他會採取改變預算限制的行動；
2. 當個人不滿意行動的結果時，他會調整下一次的行動。

可以這樣說：奧派的經濟人公設中含有行動自發力，不斷讓自己擁有的預算線接近圖二的H點，而不是自滿於所謂的「最適點」E點。這種讓個人不斷去移動預算限制的行動自發力就是「企業家精神」。⁹

Kirzner (1973, 1985) 認為企業家精神表現在兩種警覺上。回顧型警覺 (backward alertness) 是指個人在判斷社會當前狀態的方向發展後，提早佈局以搶得利基。譬如中國大陸各省的旅行社預見台灣即將開放大陸民眾觀光旅遊，於是展開佈局和台灣的旅行社與飯店建立聯盟。又如十年前台灣許多航空公司預估兩岸即將三通，便採購遠程客運飛機準備飛行兩岸航線。由於經濟人在行動之前都會先觀察先前行動的後果及當下的環境狀態，因此，我們可以假設他的行動目標是朝向所認定的利基方向。個人所認定的利

⁷ 不同學者對這三概念使用不同的語詞來表達，而不同語詞涵蓋的意義自然也不會一致。譬如哈耶克就喜歡用「知識」一詞，甚少用企業家精神。事實上，我們可以將核心語詞的轉化視為學派理論的發展過程，畢竟一個學派也是一個平台，必須允許不同理論的自由進出和競爭。

⁸ 本節相關文獻請參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之 *Austrian Study Guide* 下的 Entrepreneurship 項目，其網址為：<http://www.mises.org/studyguide.aspx?action=subject&Id=8>

⁹ 奧派學者對企業家精神的意涵還存在一些爭議；這裡，我們採取的是 Mises (1949) 和 Gunning (1990, 1997) 的觀點，認為企業家精神不是外加於個人的特徵，而是經濟人的本質。

基會隨他的觀察、知識、企圖心而異，也可以說：利基的不同，也表現在警覺類型在方向和程度上的差異。每個人對於市場發展方向的主觀預期不同，但回顧型警覺強調的是某種客觀性市場調整機制及利基的存在，同時也假設個人對市場發展的影響極微。

對照而言，前瞻型警覺 (forward alertness) 的個人不再是影響市場發展極微的參與者，而是市場發展方向的創造者。對他而言，利基並不是客觀地存在，因為它原本並不存在；利基是隨著他的市場開發而一點一滴地呈現出來。最好的例子就是 2005 年在日本愛知縣舉行的萬國博覽會，其主題為機器人。參展的日本廠商抱持的前瞻型警覺是一個機器人滿街走的人類世界，那可不是一個純粹想像的世界，而是一個他們企圖逐步推出新型機器人去塑造的未來社會。在塑造過程中，他們掌握了社會的發展方向和利基，自然也獲取相應而來的利潤。另一個例子是微軟和 google 兩大公司的幾位大老闆聯手在美國 Texas 州建立的私人太空站基地，準備塑造未來人類的太空生活以及一個全新的太空生活產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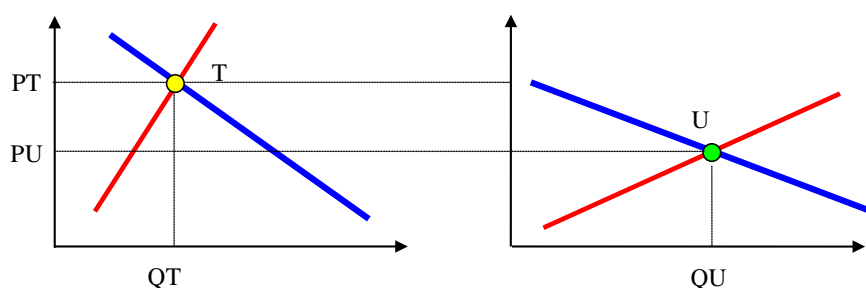
(2) 主觀主義¹⁰

奧派經濟理論也時常提及個人的主觀性。主觀性的白話文法就是「人與人不同」，這不同不僅表現在個人擁有的財富與知識的多寡，也表現在知識、性格、企圖心等內容上的差異。這些差異也讓兩人的企業家精神有不同的表現。

關於個人主觀性對經濟分析的影響，我們可利用一個經濟學原理最簡單的市場供給和市場需求來說明。假設大陸的首鋼和武鋼兩家公司的產量分別占世界鋼鐵產量的 30%。我們要問的是這兩家公司的 CEO 對於明年鋼鐵市場的預期是否相同？誰較準確？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台灣 IC 市場，假設台積電和聯華電兩家公司的產量分別占世界 IC 產量的 30%。我們知道，近十年來對這兩家公司的 CEO 未來 IC 市場的預測一直是

¹⁰ 本節相關文獻請參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之 *Austrian Study Guide* 下的 Subjectivism and the Theory of Value 項目，其網址為：<http://www.mises.org/studyguide.aspx?action=subject&Id=4>

南轅北轍。圖三的左圖表示台積電 CEO 對於明年 IC 市場的預估，T 點為其預估之市場供給線和市場需求線的交點。類似地，右圖則為聯華電 CEO 對明年 IC 市場的預估，但其交點 U 點所代表的市場價格和市場均衡量都不同於 T 點。



圖三 台積電(T)與聯華電(U)對未來 IC 市場的預測

那麼，這兩家公司對於明年 IC 市場的預期誰較準確？這樣的問題是沒有意義的。就以台積電為例，其預估的市場供給線包括了他對於聯華電和其他公司之供給的推估，以及他的公司明年的產銷計畫。他可能是持回顧型警覺來計畫該公司的明年供給，也可能是持前瞻型警覺在計畫公司的明年供給。由於該公司所佔的份額不低，因此，是他的計畫決定了市場供給線，不是市場供給線決定他的計畫。也就是說，該市場供給線不僅包括了他的計畫，也包括該公司的執行能力。同樣地，他預估的市場需求線也不是一條客觀的曲線，而是深受該公司明年行銷計畫的影響，譬如計畫撥列多少預算去進行商品廣告與促銷活動，而這些活動都會決定市場需求線等。換言之，奧派經濟理論不認為圖中的 T 點或 U 點是客觀的市場均衡點，那只是某公司 CEO 主觀上對明年市場狀態的期許，這包括他要市場於明年實現其期許的企圖心。

當台積電的 CEO 預估明年 IC 的市場價格後，就會以此價格推銷其產品。我們稱此為生產者將其主觀意願轉換為客觀價格的「編碼」(coding) 過程，也就是他以自己主觀的編碼規則將其情願交易的訊息編成「價格數碼」(price codes，以下簡稱價格)，貼在商品上。消費者讀到這客觀的價格，會以他自己主觀的編碼規則將其「解碼」(decoding) 成

他自己的機會成本。說是機會成本，因為他知道一旦購買該商品就必須放棄其他商品的可能消費效用。這樣，他就可以比較該商品帶來的效用和其機會成本。

價格承載供給者的交易意願。如果交易是採直接議價的方式，消費者開出的價格也同樣承載著他的交易意願。當雙方都同意接受對方的交易意願，交易就完成。

價格承載情願交易的理解是重要的。價格一旦標示，賣方就不需面對買方表達他的交易意願。價格的標示讓個人的意願脫離個人，然後附著在商品上飄流到陌生的遠方。當然，「附著」是不正確的說法，因為主觀的意願無法附著到客觀實體上。價格是客觀的，而社會也存在一套客觀的標示系統。標示系統是指文法結構，如十進位。買賣雙方的編碼和解碼過程則相當的主觀。¹¹

價格承載個人的情願交易，也就是承載了個人對於交易的承諾。這承認簡化了交易的進行。當許多的賣方在商品上標示價格並擺到市場平台後，將讓大部分的消費者將購買的行動簡化成選擇。借用 Coase (1937) 的說法，尋找交易對象和議價的交易成本都被簡化了。¹²

(3) 市場過程¹³

當許多的商品同時擺置在市場上，經由商品間的比較而形成競爭。如果商品同質，均衡價格就會出現。至於異質商品也可以再區分成許多近乎同質的類型商品，也會出現近似的均衡價格。新古典經濟理論強調市場競爭的機能在於尋找均衡價格，但這只是市

¹¹ 初學者常疑惑奧派經濟理論如何讓主觀的人們達成交易或合作。藉著價格和交易的說明，我們知道只要價格是客觀的，個人的編碼和解碼過程就不必顧慮到他人的偏好或行動。

¹² 買方是否也可以將他的交易意願編碼成價格，然後擺到市場平台，好讓大部分的賣者將其推銷行動簡化成選擇？由於買方不是商品的提供者，他若想標示價格，就必須先有虛擬商品來讓它標示。所以買方標示價格的交易方式直到網路時代才開始興起。

¹³ 本節相關文獻請參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之 *Austrian Study Guide* 下的 Market Structure and Pricing 項目，其網址為：<http://www.mises.org/studyguide.aspx?action=subject&Id=37>

場機能中最微小的部份。就如前述，因為價格承載了交易者的情願交易，讓交易雙方能將行動簡化成選擇；而市場的形成，則擴大了雙方的選擇範圍。隨著交易擴大而出現了不少的規模經濟現象，其中包括了新古典經濟理論強調的同質商品的均衡價格的形成。

市場擴大後，賣方就容易發揮他的企業家精神。不論是回顧型警覺或前瞻型警覺，推出創新商品或新的交易方式都帶有生存風險，但在較大的市場較容易找到一群以購買商品方式去支持他創新的消費者。創新、跟隨，然後成為風尚。新的商品和新的交易方式便這樣繼續演進。換言之，市場的擴大可讓商品和交易方式的演進容易進行。

演進起於個人展開企業家精神的嘗試與錯誤的行動。奧派公設的經濟人是個知識不完全又可能會犯錯的人。在市場機制中，他不僅會在下一次的行動中修正錯誤，其犯錯的資訊亦會傳佈出去讓市場的其他參與者共享。Romer (19856) 認為一個廠商的研究成果若能分享到社會，便會出現規模遞增的經濟成長。同樣地，一個廠商犯錯的資訊若能夠分享給社會，其他的廠商不僅能避免犯同樣錯誤，同時也因為有了這資訊而限制或縮小了試誤的範圍。這兩種讓社會全面性降低錯誤所造成的規模遞增效果，可能較前者更大。換言之，市場另一重要的機能是矯正個別廠商的錯誤，並使其轉變成社會的共享知識。

不只交易的商品或交易方式會演進，幫助交易的承載體 (carrier) 也會演進。在市場規模小時，交易方式較為簡單，譬如全部交易都以價格進行。市場擴大後，由於分工導致的不同需要，交易方式也會變得複雜。¹⁴ 奧派的創始者Carl Menger 最早討論貨幣的演進，而貨幣就是一種承載著個人保留到下次交易之意願的承載體。¹⁵雖然同是客觀的承載體，但能為更多人接受者會逐漸取代其他承載體的地位。承載體的演進就和商品的演進一樣，只能在自由市場下進行，因為只有在自由市場中才會出現創新的承載體，

¹⁴ 譬如西瓜中盤商會將同樣的西瓜以三種方式賣給冰果室：一種是賣斷方式的低價格，一種是切開後不紅可以退換的中價格，另一種是不紅不甜都可以退換的高價格。後兩種交易都是價格和契約的混合體。價格不是市場機制的唯一形式，至少還有價格與契約混合體的形式。

¹⁵ 參閱 Menger (1892)。

也才會出現競爭和淘汰。

奧派將貨幣視為一種制度，這和將語言視為制度的意義一樣，因為兩者都是意願的承載體。純就承載體而言，它本身有著客觀的數碼系統，可以讓個人以其主觀規則進行編碼或解碼。我們利用語言也是這樣：將主觀上想表達的意念編碼成聲音和結構的客觀系統，然後傳遞出去，對方接受後再行解碼。制度若做為一種承載體，它的演進也只能在自由市場下進行，因為只有在自由市場中才會出現創新的制度。略不同於商品或交易方式的創新，新制度要在市場中找到一群支持者以求得生存的門檻，顯然是高過一般的商品或交易方式。

制度不只是指承載體，也可以指平台，譬如市場就被同時視為制度和平台。平台的意義是一種可以自由進出的空間，而這空間的意義就是它能承載參與這空間的種種對象。在這意義上，平台也是一種承載體。因此，制度若做為一種平台，它的演進也依然只能在自由的(制度)市場下進行。

4. 一個簡單的教學架構

簡述了三項核心概念，本節就可以提出奧派經濟理論的一個學習架構。由於奧派接受方法論個人主義，我們的架構也就從一個人生活的「一人世界」開始，接著討論人稱關係下的「兩人世界」，最後進入非人稱關係下的「三人世界」。

(1) 一人世界

個人藉著行動去實現理想，在行動中消耗資源，也累積新的資源。行動之後，他又得承擔後果。不論得失，接著又是新一波的期待、行動、評估。在這些行動中，有些是由個人獨自完成，不必牽涉到他人，也不對他人產生負的外部效果。譬如早晨起來，一個人便能繞著校園跑。要跑幾圈？跑多快？中途要不要休息一下？要不要帶 MP3 播放機一起跑？這些都是個人可以依其喜愛和體能自行決定，不牽涉他人也不影響他人，並

獨自承擔後果。此情境稱為一人世界。一人世界是經濟分析的基礎，初學者從此分析中了解個人的邊際效用和行動的邊際成本，以及相關的時間偏好和決策均衡點等概念。

落難荒島過的就是一人世界的生活。個人會先評估自己擁有的資源，然後好好利用它們以求取最高的效用。圖二的 **BL** 線段和座標軸所圍成的區域是他的消費選擇範圍，**E** 點是最高效用之消費組合。為了掌握消費選擇範圍，他必須清查自己擁有多少的資源、探知有哪些可利用的知識。個人是唯一的決策主體，此外的一切都是他實現目標時會加以利用的資源，包括自然環境和資源。不過，一人世界的個人行動，可以說是極其謹慎謙遜，也可以說是極其妄為荒唐。但這兩種說法都無意義，因為只有他一人在論斷自己的行動。

(2) 兩人世界

個人的行動有時也會影響到他人福祉。譬如晨跑中不小心跌倒，摔出的 **MP3** 播放機也可能砸到身旁散步的老人。當行動者帶給受影響者負的外部效果時，便會發生利益衝突。當受影響者的身分明確時，我們稱此情境為為二人世界。此處的「二人」，不必是字面上的兩個人，可泛指一方為行動者而另一方為明確受影響的一群對象。受影響者時常會有反彈行動。反彈行動因人而異，有些人會笑笑地說聲「沒關係」、有些人會回罵幾句、有些人會要求賠款。由於受影響者的身分明確，行動者必須對他的反彈行動有所回應。

二人世界討論的主題包括兩人之間的商品交換、生產合作、分工合作，以及可能發生的合作障礙、緊張關係等問題。由於二人世界是由獨立的二人組成，分析上無法假設他們的主觀效用會相同，也不能採用其中一人的效用函數為目標函數，或假設其中一方完全知道另一方的主觀效用。從這個世界的分析中，初學者學到如何從一人世界中的計畫與控制的分析進入二人世界中與他人交換和合作的分析。當一個人思考到對方可能的反應，或想與其進行交換和合作時，便會限制個人行動的選擇範圍。當兩人都在行動範圍自我約束時，就出現了該社群的秩序，但這是在二人世界中以人稱關係為考量所形成

的秩序。

家庭是二人世界的典型例子。家庭中的成員未必只有兩人，但受影響者的身分都相當明確。家庭裡存在親密關係與合作關係，有時也會出現緊張關係。家庭之外，人數不多的社團、範圍不大的社區、固定員工的工廠與公司等也都屬於二人世界。兩人世界強調的是人稱關係，而好的人際關係可以降低生活上的交易成本。

(3) 三人世界

跨出了家庭、社團或公司，我們常發現受自己行動所影響的人的身分難以確認。這情境稱為三人世界。這裡，「第三人」意指行動者無法確知或確認受影響者的身分，或受影響者無法確知或確認行動者的身分。由於難以確認對方，行動者在三人世界中的行動就如同在一人世界一樣，也就是說：他不必顧慮受影響者的反彈行動，反正他們找不到他。當行動帶來損害時，受影響者雖找不到行動者，卻會尋找或發明一些機制來保會自己的當時或未來的權益。當這些機制被人們普遍接受和採行後，就成了該社會的制度。

在三人世界裡，制度不論是作為個人意願的承載體或只是一個平台，都讓個人可以在非人稱關係下順利地完成交易或合作。哈耶克稱此為「延展性秩序」(extended order)，以延伸秩序在二人世界中以人稱關係為連結之秩序的狹隘意義。在人稱關係下，個人的行動必須考慮對方的反應；但在三人世界，我們無從做此考慮。現在，個人的目標不再是和已熟識的「第二人」合作發展，而是要和許多未謀面的「第三人」合作。因此，三人世界的主要問題超越資源的利用和人際關係的和諧，而在合作範圍的繼續擴大。當市場達到一定規模之後，我們熟知的分工和專業化才會出現，也才會帶來包括修正個人的錯誤決策和誘導商品與交易方式的演進等力量。

換言之，三人世界是跨出社群下之人稱關係的社會，而奧派經濟理論關心的主題便是制度在社會中的形成、運作與演進的問題。這些制度包括在初民社會便出現的市場、交易、貨幣、財產權，在法政社會下才出現的刑罰、契約、公共建設、政府、憲法，以及當代商業社會的金融和保險體系等。

5. 狹義經濟理論的議題

上一節的教學架構讓初學者鳥瞰奧派經濟學藍圖。接著的兩節可說是入門之後的中級教材，包括本節以貨幣交換為中心的狹義經濟理論和下節以非貨幣為交換媒介的廣義經濟理論。本節將討論較傳統且具代表性的景氣波動和社會計算，和 1990 年代興起的知識經濟學。

(1) 生產、消費與景氣波動¹⁶

奧派的景氣波動理論建立在特殊的生產結構理論，認為商品的產出是一序列生產活動經由市場利率的調整所協調出來的結果，並強調政府對利率的干擾會破壞市場的協調機能和生產秩序並導致景氣波動。以汽車為例，汽車成品是汽車生產鏈中是最接近消費者的第一級產品，其生產需要引擎、鋼板、輪胎、玻璃、座椅、電子裝置等第二級廠商的供給，而這些廠商又需要其上游廠商供給的第三級產品。技術層次愈高的工業產品，其生產過程所經歷的供應鏈的級數愈多，最高層級可推至鐵礦的挖掘或實驗室的研發工作。每一級產業的生產都是為了供應低一級產業所需要的引申需要。愈高級產業的引申需要距離消費者的直接效用愈遠，其經營者愈無法從消費者的行動中獲得與其經營有直接相關的資訊，故而愈會依賴如利率等所傳遞的一般性市場資訊。

當政府推出擴張性政策降低利率後，愈高級產業愈會跟著擴大投資，其員工薪資也會上升。政府的擴張性政策加上產業擴大投資向社會傳遞了「市場即將繁榮」的資訊。由於利率變動影響所有產業，即將繁榮的預期還蓋了所有的產業。同時，較高級產業之薪資上升後，一般消費品的直接需要跟著增加，而全面帶動較低級產業的投資，進而促

¹⁶ 本節相關文獻請參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之 *Austrian Study Guide* 下的 The Business Cycle 項目，其網址為：<http://www.mises.org/studyguide.aspx?action=subject&Id=12>

成全面的薪資上升和經濟繁榮。由於勞動供給在短期間是固定的，經濟繁榮將進一步提高薪資，但也提高了廠商的生產成本和他們對擴張性政策的更深依賴。當實質利率無法再繼續下降，或經營失敗的廠商數目已無法忽視時，便將引爆市場的悲觀預期和金融機構的謹慎交易。薪資下降或失業增加將減弱對一般性消費品的需要，這使較低級產業逐漸減少對高級產業之產出的引申需要。於是，許多較高級產業開始閒置機器設備甚至遣散工人，其早先的投資也無法回收。新一波的蕭條隨之出現。

奧派景氣波動理論提出的生產結構以及其造成的「錯誤投資」(mal-investment)都是優於其他學派的觀點。但該理論也有尚待改進的缺點。其一就是將政府視為唯一製造景氣波動的元兇。但除政府外，市場是否也可能內生地製造出景氣波動？新古典學派的實質景氣循環理論提出了這種可能，奧派學者是否能夠接受這觀點？其次，上述理論主要是從錯誤投資的觀察去分析景氣波動的成因，那麼，是否也存在對稱的「錯誤消費」(mal-consumption)？換言之，我們能否改從消費結構去討論錯誤消費和景氣波動？這值得奧派學者的關注，因為奧派經濟理論還缺欠完整的消費理論。

(2)社會計算與市場價格¹⁷

由於東歐的瓦解，當代奧派學者喜歡講述社會計算大辯論的典故，因此初學者不難找到完整的論述及資料。本文也就簡單說明。

上兩節提到市場機能和三人世界時曾指出：資源的運用不能從一人一時的角度去規劃，必須顧及人與人之間的協調和社會的發展。這樣的觀點並非奧派創立之初就已完備，而是在此次辯論中逐漸發展出來的。

當中央計劃局 (CPB, Central Planning Board) 認為他們有能力完全掌握個人的效用和商品的生產技術時，是採取一人世界的計畫觀點。想想，要如何蒐集十多億人民對數

¹⁷ 本節相關文獻請參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之 *Austrian Study Guide* 下的 The Calculation Debate 項目，其網址為：<http://www.mises.org/studyguide.aspx?action=subject&Id=9>

百萬商品的需要資訊？因此，CPB 爲了讓計畫能運作，勢必要將人民分成幾個類型，同時也要將商品和型式的種類限制到最低。這是奧派對計畫經濟的第一波批評。

在兩人世界裡，如果雙方的交易物都是可供直接消費的產品，CPB 可以在誤差的容忍範圍估算人們的偏好，也不難將匯集的總需要分配給各國營企業去生產。但如果交易物是中間財而非消費品，雙方的需要就只是他們選擇不同生產技術的衍伸需要。此時，除非 CPB 要求相同商品必須使用相同的生產技術，否則無標準爲他們設定不同的生產技術？同樣地，既然沒有價格體系，CPB 要如何決定不同廠商的投資額？因爲這也與生產技術的選擇相關。這是奧派的第二波批評。

奧派的第三波批評是從三人世界的角度提出：如果商品和生產方式都已被決定，新的商品和新的生產技術將如何出現？如果我們不努力去尋找其他的交易對象，生產如何可能進行分工和專業化？

(3) 知識、資本與經濟成長

雖然知識經濟是晚近興起的名稱，但知識卻是奧派經濟理論的核心概念，哈耶克更認爲「知識的利用是經濟學最根本問題」。由於知識不容易量化和模型化，當它在 1990 年代被重視時，只引起幾位經濟學界知名學者的重視，卻在管理學界掀起研究熱潮，甚至出現「知識管理」的新科目。這發展並不驚訝，因爲管理學界長期關注著被經濟學界遺忘的企業家精神，而企業家精神和知識是奧派經濟理論中一體兩面的核心概念。本節不打算回顧知識在管理學的新發展，而是回到基本架構來瞭解哈耶克所強調的意義，也就是如何超越一人世界與兩人世界之知識去擴展和利用三人世界之知識。

知識是指具因果關係之敘述所組成的邏輯體系。因爲具因果關係，所以知識可以利用和重複利用；因爲屬於邏輯體系，所以知識不能任意編織。於是，知識也就成爲經濟成長和文明發展的主要來源。當然，農業時代的經濟成長動力來自土地與勞力，而工業時代來自資本和技術，但這並不是要將知識看成與土地、勞力、資本等並列於生產函數的生產投入因素。相反地，知識是各種生產投入因素具生產力的來源。當知識內嵌到實

體資源時，就刻劃出「實體資本」(physical capital)；當它內嵌到人身時，就刻劃出「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當它內嵌到文字或電碼時，就刻劃出「軟體資本」或「技術資本」。同樣地，知識也能內嵌到「商業方法」、「組織資本」(organization capital)和「制度資本」(institutional capital)。這些資本因為含有內嵌知識，所以能夠展現知識的生產力。

由於知識的本質在因果關係，便具有個人的主觀性。主觀的知識如何可能內嵌到客觀的實體資源、人身、文字、組織等？「內嵌」也是一種編碼過程：擁有因果敘述的甲方，利用數碼和文法結構將他理解的因果關係刻劃在客觀的實體資源、人身、文字、組織等上，也就是在編碼之後讓後者成為因果敘述的承載體，然後傳遞到乙方，而乙方再根據他對文法結構的理解進行承載體的解碼，讀出其中所承載的因果敘述。由於編碼和解碼都是主觀的，即使刻劃過程中使用的數碼和文法結構都是客觀，也無法保證乙方所解譯的敘述會和甲方傳遞的原敘述相同，更何況雙方對於文法結構的認知和掌握也存在差異。

個人在一人世界面對的都是客觀的自然界和生物界，這時他需要的知識都是關於自然界和生物界的知識，也就是常稱的「知何事」(know-what) 和「知如何」(know-how)。前者如「這棵奇異的植物能否食用？」，而後者如「如何敲開椰子殼？」這時，實體資本和人力資本是主要的經濟成長來源。在二人世界，當然個人仍須具備一人世界的知識，但也必須顧慮對方的反應行爲，這時的「知何事」和「知如何」多了涉及對方的知識，譬如「她的眼神是什麼意思？」或「如何和他合作殺了那頭猛虎？」這時的經濟成長來源可以說多了商業方法的資本。到了三人世界，個人除了必須具備一人世界和二人世界的知識外，因為新的事物和技術的不時出現也使「知何事」和「知如何」有了新解。由於個人交易對象的擴大，「知何地」(know-where) 和「知何人」(know-who) 的問題這時正式登場，譬如「商品該賣到何處？」、「如何找到可以合作設廠的人？」這時，組織資本與制度資本是經濟成長的新來源。

實體資本既然承載因果敘述，而生產也是一種將因果敘述刻劃到實體資源的過程，

故在定義上，商品和資本無分野。有了知識理論和價格理論，資本理論也就變得多餘了。依據奧派經濟理論，生產力來自知識的利用，而內生經濟成長起於知識的擴散和不同知識間的互補關係。因此，知識的繼續累積可以掃清傳統經濟理論憂慮經濟終將停滯的幽暗面。但是，有限的自然資源最終不會限制經濟成長？就任一個時點言，生產資源總是有限的。然而，今日的生產資源遠較十年前為豐富，而十年前的生產資源遠較百年前為豐富。經濟進步所仰賴的是生產資源，不是自然資源。當消費商品不斷多樣化後，生產過程也逐步複雜化，使得愈來愈多的自然資源被轉化作生產資源。市場價格能呈現一種商品相對於消費偏好的稀少性，讓供給者去調整生產數量和生產方式，也發展替代的新生產資源和新商品。新商品和新生產資源繼續對自然資源造成新壓力，但它們相對於被替換下來的生產資源卻處於豐富的階段。

6. 廣義經濟理論的議題

既然三人世界才是經濟理論的主要領域，人的行動和交換行為的範圍就得超出貨幣關係。除了以物易物與貨幣交換外，知識、產權、自我約制和信守規則的交換等都是廣義經濟理論理應討論的範圍。也因此，奧派學者曾考慮用「交換學」(Catallactics 或 praxeology)替代「經濟學」一辭。在這廣義的領域，方法論個人主義、主觀主義、企業家精神、市場過程、知識等仍是分析的主要核心概念。

(1) 政府與憲政

長期以來，奧派學者都扮演著自由的捍衛者，很自然地對政府的強制權力抱持高度的戒慎恐懼。然而，就像人們願意組成企業以追求共同的商業利潤，居民也會願意組成不同規模的「政府」以實現共同的生活目標。因此，政府的適度機能以及如何讓它信守承諾，一直是奧派內部和對外的爭議焦點。不過，奧派之間也有一共同點，就是在方法

論個人主義下堅守洛克（John Locke）以來的傳統：個人不得以生命、身體和全部財產為代價去進行交換。這也就是傳統自由主義的最後防線——堅持一個有限權力的政府。

當一條自由界線劃定之後，理論上公權力與私領域行為應是井河不相犯。然而，這條以文字定義的界線並不像地理疆域那麼明確，在實際運作時常出現模稜兩可的灰色地帶。再加上學者間的詮釋差異或人性上的容忍與偏見，政府(包括行政和官員和立法議員)會有意無意地越過這條界線去侵犯人民的自由。由於邊際侵犯的損失遠不如放下手邊工作去抗議的成本高，多數人民對政府輕微的越線行為常採取容忍與不計較的態度，這讓政府穩穩地占領剛奪取的新疆域，讓原先劃定的自由界線往右移動。雖然私領域的自由範圍縮小了，但經過一段時日，就像慢慢加熱活煮青蛙的寓言，青蛙會習慣緩緩上升的溫度，逐漸地接受「新的」自由界線。等到大部分人接受新的自由界線之後，政府就可以進行下一波的邊際侵犯行動。奧派以文化演進的邊際改變來看政府對自由的侵犯過程，深知自由的脆弱而以極為嚴峻的態度捍衛自由界線的不可侵犯，也因此常遭誤解甚至扭曲為不可通融的基本教義派。¹⁸

極權政府固然不會尊重人民在私領域的自由，民主政府依舊容易利用多數決立法侵犯個人的自由。歷史上，極權政府喜愛借重哲學家和其正義理論去論述政府侵犯自由的合理性，而民主政治也偏愛將所有的政治責任推給全民共同決策。為了避免人類理性的濫用，奧派指責這類自負心態有如撒旦企圖凌越上帝的能力。他們從人類的制度成就來呈現人類理性及個人知識相對於文化演進過程的微小，藉以作為限制政府權力的論述基礎。於是，政府權力被要求不能妨害到制度的文化演進過程，包括市場、貨幣、語言、司法、憲政等的自然發展。當然，這種對文化演進過程的信賴態度，也使得奧派常被稱為不可知論者或是神學論者。

(2) 道德與文明

¹⁸ Hayek (1944) 為一例。

人文與社會學界往往批評經濟學家只知道效率而不知人間的公平、公義、正義（以下合稱公義）。甚至有人認為二十世紀出現的羅斯福新政和福利社會，就是對經濟學最嚴厲的批判。經濟學家如何面對這方面的指責？新古典學派在這方面是毫無對抗餘地，不是將這方面的議題交給了極具社會主義色彩的K. J. Arrow和 A. K. Sen，就是承認經濟分析之外同時還有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的分析面向。¹⁹

奧派並不把問題侷限在經濟分析，也面對公義問題。不同於新古典經濟學派主張經濟效率，奧派是以「交易機會的擴大」來評價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Kirzner (1989) 認為交易利得除了是評價制度的基本判準外，也回答了公義問題。如果我們把焦點放在企業所創造的交易利得，並以「企業家」稱呼該企業的經營者，那些交易利得就是企業在企業家的經營下所創造的利潤。Kirzner 認為利潤分配必須根據古典自由主義提倡的財產權植拓 (homestead) 法則來運作，否則企業家就失去創造交易機會的誘因。沒錯，利潤分配之後是會累積；若分配不平均，則累積之後就形成財富分配不公的社會。但是，分配法則和利潤創造是植拓法則的一體兩面，丟掉分配條法則，也就等於丟掉利潤的創造；沒有利潤創造行爲，也就不會出現交易利得。因此，除了植拓法則之外的其他的分配法則，即使號稱是最公義的 John Rawls 分配法則，由於無法有效誘使企業家進行創造，其要求的分配對象也終將面對一般社會主義下的困境：沒有新的交易利得可供分配。

除了公義之外，哈耶克認為經濟理論應該考慮到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問題。人類文明可以界定為：人類慾望的不斷開發和滿足慾望成本的不斷降低。經濟制度的判準便在於哪種經濟制度能夠允許人類擁有更高成就的文明，也就是更豐富的慾望和更低的實現成本。如果就市場機制和計畫經濟加以比較，明顯地，市場機制所能開展的人類文明遠非計畫經濟所能望背。²⁰

¹⁹ 這些領域在實証 (positive) 方面的研究是相輔的，但是，他們忘了這些領域在規範 (normative) 方面往往是反經濟學的。

²⁰ 參閱 Hayek(1978)。

7. 奧派經濟理論的新發展

本文最後將討論幾個奧派值得發展和正在發展的經濟理論；不過，要明確指出這樣的議題必須謹慎，因為議題本就隨學派的關注點而不同。譬如前節提到的資本理論，新古典理論用以探討經濟成長，馬克斯理論用以分析社會分配，而奧派則較關心知識創新。另外，奧派是否需要福利經濟學理論和廠商理論也是有爭議的。²¹ 因此，本節只討論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轉軌理論，以及全球化下的交換秩序理論。

(1) 經濟體制的轉軌理論²²

1940 年代是西方社會主義崛起的時期，由於西方社會基本上是自由經濟，奧派的重心便放在批判社會主義。不幸地，奧派在這場戰鬥中因遭誤解而失利，隨後沉寂近三十年。在這段期間，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集權政府，推行中央控制的計畫經濟，直到 1990 年代才瓦解。計畫經濟的失敗讓經濟學者重新省思奧派經濟理論，希望找到重建經濟和社會的理論。較遺憾地，當時的奧派學者雖然深信計畫經濟必定失敗，卻未能在這段期間發展出一套由計畫經濟轉向自由經濟的理論，也就是轉型理論／轉軌理論。²³

²¹ 參閱 Yu (1999)。

²² 本節相關文獻請參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之 *Austrian Study Guide* 下的 *Socialist Systems and Transitional Economies* 項目 *Socialist Institutions and Their Transitions* 項目。

²³ 雖然奧派未能在計畫經濟瓦解之前發展出制度轉軌理論，但關於轉軌的片斷理論和見解卻也是有的。傳承自哈耶克的蔣碩傑就是一個例子。1950 年代，台灣在蔣介石的統治下也推行部份的計畫經濟。蔣碩傑認為只有推動自由化和開放政策才能啟動台灣的經濟發展機制。若從新古典經濟學角度，可以說他提出的政策只是管制鬆綁政策 (deregulation)，但若從他所相信的市場會自己找到出路的觀點和對企業家的信賴上言，說是轉軌政策更為適切。不過，台灣當時還處於戰後初期，政府除了控制外匯外，其他的經濟計劃還多在規劃階段。這情境是和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前的全面性計畫經濟是有天壤之別。參閱蔣碩傑 (1995)。

中國大陸擺脫計畫經濟的嘗試可上推到文革時期。費孝通 (1987) 認為最早發生經濟轉軌的蘇南鄉鎮企業是趁著文革混亂時發展出來的，可以說是完全自民間長成出來的產權制度。由於「產權公有」一詞存在著寬廣的解釋空間，這也就讓大陸經濟學者在第一波的經濟轉軌討論集中焦點在公有與私有財產權的混合制度上。時機上巧逢寇斯 (Ronald Coase) 和諾思 (Douglas North) 先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一時之間，經濟制度的轉軌問題幾乎就等於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應用問題。但隨著經濟的繼續成長和市場的蓬勃發展，學著們逐漸了解到市場所蘊藏的發現機制。再加上國營企業改造時遭遇的重重困難，私有產權的不可替代性開始凌駕混合產權的可行性。奧派經濟理論開始受到學界的重視，也引發一些關於制度變革的重要爭議，較值得關注的是農地的私有化問題及楊小凱 (2001) 提出的後發劣勢的警語。

在經濟轉軌中，農業問題最為複雜。這不僅農民人口眾多且貧困，他們的教育程度和對市場機制的敏感度都遠不如都市和城鎮居民。只要工業化地區的經濟成長率長期超過農村，政府便會陷入是否補貼農業的兩難：補貼則政府財政負擔沉重，不補貼則農村青年不斷流失。從奧派觀點看，發揮農民潛在的企業家精神是唯一能跳出這兩難的作法。然而，農民尤其是農家子弟在發揮企業家精神時，往往需要創業資金的配合。De Soto (2000) 指出：農村地價雖然不高，但若能抵押貸款，透過原始的金融運作也是可以聚集可觀的資金。如果農地還繼續維持公有制，農民雖有企業家精神也是動彈不得。同樣地，對於楊小凱和林毅夫 (2002) 的論戰中，奧派則認為問題不在制度或技術改革的先後。技術的有效運用不可能長期仰賴政府的指導，它們就像人力和資本一樣地，必須仰賴企業家對市場的警覺，然後再進行生產資源的整合與生產。反之，要具體落實企業家精神，則必須有流動資金和可取得之技術的配合。換言之，這個爭論可以轉述成一較容易接受的共識：如何讓大陸的生產投入資源，包括土地、資本、企業家精神，能順利地移轉到最有能力利用它們的企業家。只有不斷地減少對企業家精神和各種生產資源的移動限制，才能維持中國大陸經濟的繼續成長。

(2) 政治體制的轉軌理論

台灣雖沒有經歷全面的計畫經濟，但 1960 年代開始的自由化也算是一種不同型態的經濟轉軌，它讓台灣逐步建立自由的經濟體系。邁入自由經濟之後，政治體制是否就會自動轉向民主？雖說經濟自由是其他自由的基礎，而強大的中產階級也是推動民主制度的前提，但隨著不斷富裕的中產階級卻也會隨著財富的增加而多有顧慮。政治體制的轉型不同於農民革命，因為政治企業家若隨意揚起革命大旗勢必嚇退中產階級，畢竟參與革命的成本過巨。

台灣在經濟自由之後，其政治體制轉軌到民主的過程接近奧派主張的文化演進。這過程是由國會議員的個人秀開始，逐漸發展成國會殿堂的打群架，然後才走向街頭遊行、抗議。每一階段，都可以見到少數政治企業家的作秀行爲，他們選擇中產階級所能接受的最小犧牲進行「暴力邊緣」的反抗。三十多年的政治發展就像市場演進一樣，不時有新的政治企業家推出邊際政治改革訴求和改良式暴力邊緣行動；原訴求的政治改革逐漸成爲中產階級的日常生活和習慣；然後新的邊際政治改革訴求繼續建立在這不斷累積的民主政治上。雖然台灣發展出國會殿堂的打群架，卻避開了多數國家在爭取政治民主的流血衝突。

台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並未形成類似於南韓的大財團，而是出現一群群的螞蟻雄兵。他們不僅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動力，也是政治民主化的主力。在經濟範圍內，他們當家作主，安排工人生產，自負盈虧責任；但進入政治民主化之後，他們必須和工人妥協，甚至在政治力量下服從於工人團體的多數選票。因此，在這民主繼續深化過程中，台灣社會是否有能力確保經濟運作不受政治力量的干擾？是否有能力發展出一套遊戲規則有效地限制民主程序的無限權力？如果有幸形成這些規則，其內容是否同於西方歷史上所發展出來的規則？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是同步發展。他們在發展過程中隨時處理兩者間的衝突，點點滴滴地累積成經驗法則，慢慢地長出有效的遊戲規則。台灣是在經濟發展成熟之後才開始民主化，中國大陸和其他國家也將會循此路徑發展。

(3) 全球化時代的交換秩序理論

蘇聯解體後，經濟自由和政治民主已成普世價值。幾乎同時，科技的快速發展大幅降低了商品的生產成本和流通成本。「全球化時代」便肇因於這制度和技術的雙重突破，使得各地商品和生產投入因素能迅速地在各國間流動。原本被切割成塊狀市場的全球經濟，現已緊密地結合成一個「全球大市場」。在此大市場下，各國企業激烈地競爭著。然而，過去的政治疆界並未因全球化而改變，各國政府的權力和經濟政策依舊主宰著國境內的經濟情勢。而各國之上，也沒有一個能執行強制權力的世界政府。面對各國政策的衝突，我們會自然地問到：在全球化時代，是否需要一套新的交易規則？²⁴ 既然不存在高於國家的強制權力，這套新的規則要如何出現？是否可能依賴現行的世界組織來進行協商，還是讓各國政府委派的代表去進行多邊協商？或者是交由市場去處理，讓它從利益調適中自然地長出新的交易規則？

由於全球大市場已經形成，新商品和新產業會很快地就進入完全競爭狀態，其創新的企業也很快就達到邊際利潤為零的境地。為了不斷發現新的獨占利潤，各國政府和跨國大企業無不積極從事創新活動，努力尋找知識上的突破。創新活動多了，出現熊彼德所稱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s）現象的機會也就增加。創造性破壞帶來不連續的社會變革；每一次的變革，個人者都被迫進行生活上的調整。調整是需要一段的調適時期，這時間的長短因人而異。當太多的個人無法及時調整，就累積成新的社會問題。當創造性破壞接連出現時，每個人的調適時期都將被壓縮，無法及時調整的人數快速提升，社會問題也就愈形嚴峻。

面對這些新的全球性問題，奧派相較於其他學派擁有較多的理論資源，因為早自米塞斯和哈耶克就開始提倡企業家精神、知識經濟、文化演進學說等與當代議題相關的核心理論，而這些理論都是新古典經濟學和人文與社會學界普遍缺欠的內容。雖然新世紀的情勢對奧派的進一步發展相當有利，但上述學說畢竟都是在五十、六十年前提出的。

²⁴ 如美國嚴峻的智慧產權保護政策、歐洲各國對農業和農民的補助政策、中國大陸的外匯金融管制、台灣科學園區盛行的股利分紅制度等。

當時的世界還見不到共產主義世界的形成和瓦解，也沒有網際網路和電腦所帶來的科技突破，更無法想像生命科學或機器人產業對社會的可能衝擊。因此，如何繼續將這些理論發展得更為成熟是奧派學者最新又嚴厲的挑戰。

8. 結論

由於缺欠好的教科書，奧派自 1970 年代復甦之後的成長相當有限。在沒有較好的教科初出現之前，本文希望初學者能利用這架構，以及網路上許多奧派網站提供的資源，建立一個自我學習的教材。

參考文獻：

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香港：中華書局。1987 年。

干學平、黃春興、易憲榮，《現代經濟學入門》，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

蔣碩傑，《蔣碩傑先生學術論文》，遠流出版公司。1995 年。

林毅夫，〈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與楊小凱教授商榷〉，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2002 年。

吳惠林，〈吳序：還經濟思潮本質的楊小凱〉，《楊小凱經濟論文集》，台北：翰蘆出版社，2001。

夏道平，《自由經濟的出路》，台北：遠流出版社，1989。

楊小凱，〈後發劣勢〉，《天則雙周》，181 講，2001 年 12 月 1 日。

Bardhan, Pranab and Roemer, John (1993) *Market Socialism: The Current Deb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rry, Norman (ed.), *The Elgar Companion to Hayekian Economic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2005.

Boettke, Peter J. (ed.), *The Elgar Compan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 Aldersho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1994.

- Buchanan, James M., "Politics without Romance: A Sketch of Positive Public Choice Theory and Its Normative Implications," in *The Theory of Public Choice II*, ed. by James M. Buchanan and Robert D. Tollis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 11-22. 1984.
- Buchanan, James M., *The Limits of Liberty: 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 Coase, Ronald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1937. 386–405.
- Coase, Ronald H.,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 Ebeling, Richard, *Time and Money*. London: Routledge, 2000.
- Gunning, J. Patrick, *The New Subjectivist Revolution: An Elucidation and Extension of Ludwig von Mise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Theory*,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0.
- Gunning, Patrick J., "The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in Austrian Economics," in Keizer, W., Tieben B. and R. Van Zijp (eds.), *Austrians in Debate*, London: Routledge. 1997.
- Hayek, Friedrich A., "Chapter 3 The Common Sense of Progress," in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Reprint November 1, 1978)
- Hayek, Friedrich A.,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4), 1945, pp. 519-30.
- Hayek, Friedrich A.,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48.
- Hayek, Friedrich A.,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 Hayek, Friedrich A.,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 Kirzner, Israel M.,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 Kirzner, Israel M., *Discovery and the Capitalist Proc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 Kirzner, Israel M., *Discovery, Capitalism,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9.
- Menger, C., "On the Origins of Money," (translated by C. A. Foley) *Economic Journal*, 1892. 239-55.

Menger, Car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Dingwall and Hoselitz,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871/1976.

Menger, Carl, *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F. J. Nock,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883/1963.

Mises, Ludwig von,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New Por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9.

O'Driscoll, G. P. Jr. and M. J. Rizzo, *The Economics of Time and Ignoran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5

Romer, Paul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1002-37.

Skousen, Mark, *The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0.

Soto, Hernando de, *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

Taylor, Thomas C., *An Introduct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 The Cato Institute. 1980.

Vaughn, Karen I. *Austrian Economics in America. The migration of a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4.

Yu, Tony Fu-Lai, "Toward a Praxeological Theory of the Firm, "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1999. 25–41.

A Framework for Learning Austrian Economics Theory

Chun-Sin Hwang Email: cs1101@seed.net.tw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Due to be lacking in support of sound textbook for freshmen, the development of Austrian School has been rather limited since its revival in 1970s. This paper presents a learning framework for those who hope to study Austrian theory of economics, covering from the basics to recent research topics, with the help from relevant websites.